

社會主義國家的貨幣問題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尹慶耀

一、國民所得

附表一 東歐各國經濟情勢及潛力評估

	最具潛力者	國民生產毛額				前 景 評 等
		(百萬人)	(十億美元)	(個人平均)	(過去八年平均成長率%)	
東德	一六·六	一五五·三八	九·三六〇		一·八	A
捷克	一五·六	一一八·五六七	六〇〇		一·三	B+
匈牙利	一〇·六	六八·九〇六	五〇〇		一·〇	C-
波蘭	三八·〇	一一〇·五二五	五四〇		〇·七	
中等						
保加利亞	九·〇	五〇·六七五	六三〇		C+	
南斯拉夫	一三三·六	一一五·六四四	九〇〇		一·二	
羅馬尼亞	二三·〇	九四·七六四	二二〇	〇·〇		
阿爾巴尼亞	三·一	無	—	—	D-	D+
					C-	C
					B	B
					A	A
					C-	C

蘇聯、東歐的劇變，幾乎像是一場革命。其自由化、民主化的傾向，已博得西方的同情，紛紛在經濟方面伸出援手。日本也對波蘭和匈牙利提供了開發援助（ODA）。可是，這裏發生了一個有趣的問題。依照日本規定，由政府支付的開發援助，只能給予開發中國家，那麼波蘭、匈牙利乃至其他東歐國家，是否屬於第三世界呢？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東歐各國的經濟情勢及其發展潛力如何。資料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較早時期的估計（附表一）。

另據CIA一本袖珍指南對一九八八年蘇聯、東歐的個人平均所得（下簡稱人均所得）的估計為：東德一二、四八〇美元，捷克一〇、一四〇美元，蘇聯八、八五〇美元，匈牙利八、六六〇美元，保加利亞七、五一〇美元，波

蘭七、二七〇美元，南斯拉夫六、五九〇美元。①順便補充說明的是，蘇聯自稱其一九八九年國民生產毛額（GNP）為九、二〇二億盧布。

從上引資料看來，蘇聯、東歐各國國民生產毛額及人均所得很高，不能算作第三世界國家，為什麼如此急需外來援助呢？也許下引事實可以替我們找到謎底。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九至廿二日，美蘇兩國經濟學家及情報分析家在華盛頓舉行首次聯席會議。參加會議的蘇聯學者指出，西方對蘇聯經濟實力估計失實。CIA「中了蘇聯宣傳的計，把蘇聯經濟評價得太高了」。

這些悲觀的蘇聯經濟學家，還作了如下的透露。

曾在會中擔任主席的葉巴斯塔夫（音）於四月廿三日會見記者時稱：「蘇聯經濟學家，對於蘇聯經濟能否脫出困境，大都抱著悲觀的態度，感到氣餒」！

蘇聯科學院生產力、天然資源委員會的貝爾金（音）指出，CIA估計蘇聯國民生產毛額約為美之半，佔世界第二位，錯了。事實上，它只有美國的一四七一八%，只能排在世界第八位。

蘇聯農業科學院院士吉洪諾夫（音）說，蘇聯食用肉類的生產不過官方統計的半數，一九八八年官方發表的穀物產量一億九、五〇〇萬噸，實際在一億四、〇〇〇噸以下。

②

此外，這次會議中揭露的事實還有：（一）CIA估計蘇聯生活水準約當美國三分之一，實際只有五分之一；（二）蘇聯軍費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重，官方發表的是九%，CIA估計的是一五%，實際是二〇七二五%，軍費絕對數字年約二、〇〇〇億盧布。

原來如此！蘇聯是這樣，東歐也差不多。這就難怪表面上的富有的，實際却是個窮漢。可是，為什麼會如此呢？這恐怕和各國的貨幣特別是貨幣的匯率有關。

二、匯率的訂定

幾年前，一位西德朋友來到臺北，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東德的人均所得比中華民國高得多，為什麼他們的生活遠遠落在你們之後呢？這是個很令人困擾的問題。於是，有人認為東德的問題不是窮，而是缺乏政治自由。然而，說它們過去缺

註① 日本經濟新聞（東京），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第一九面。
註② 讀賣新聞（東京），一九九〇年四月廿五日，第五面。

乏政治自由是不錯的，但更缺少消費物資，却也是不爭的事實。

大致說來，人均所得是國民生產毛額除以總人口，但自由國家是私有經濟，財富在人民之手。共黨國家是公有財產，工農企業收入都在政府之手。即使人均所得在統計上相同，共黨國家人民所掌握的財富，要比自由國家人民少得多。可是，問題重點還不在此，最大的原因乃是匯率的問題。無論是共黨國家公布的人均所得數字、世界銀行及其他國際機構的統計乃至CIA的估計，大都是以共黨國家的官定匯率或接近此一匯率為準，問題就出在這裏。

共黨國家的貨幣是不兌換貨幣，不准携出國外，它們的官價匯率可以任意訂定，但絕不能代表其貨幣的實力。它們是如何訂定的呢？這裏且引香港文匯報一段關於蘇聯匯率的有趣報導如下：

前不久蘇聯文學報上披露的一段史實真令人啼笑皆非。在列寧時期，蘇聯盧布的信譽很高。那時還保留了部分金本位制，流通中有五盧布和十盧布面值的金幣，名稱叫「契爾沃涅茲」。但是好景不長，金本位制很快瓦解了。

一九四七年蘇聯進行了一次幣制改革，其中涉及如何確定盧布與西方國家主要貨幣的比值問題。當時有人拍腦袋向斯大林建議確定一美元兌換十四盧布（舊盧布）。斯大林聽了嘟囔著說：「一美元兌換十四盧布太高，還是一美元兌換四盧布罷」。於是他紅筆一揮，就在一九四九年幣制改革時確定一美元兌換四盧布。一九六一年蘇聯又一次進行幣制改革。一些經濟學家為重新確定匯率作了調查和計算，主要是將蘇美兩國的商品價格進行比較，以確定盧布和美元的購買力比例。但是他們在選擇樣本時，往往出於政治需要，因而使最終的結論帶有強烈的主觀因素。他們有意把蘇聯相對便宜些的商品選定為樣本與美國同類商品比較。如當時男式西裝在蘇聯是四百舊盧布一件，與美國同類西裝相比，盧布顯得很值錢。他們又將蘇聯勝利牌小轎車價與美國雪佛萊小汽車價相比。這樣比來比去，比的結果是一美元購買力相當於一點二盧布。就是這樣，許多人還不滿意。理由是資本主義世界通貨膨脹嚴重，幣值不穩，現在確定的匯率很快會過時，所以在一開始就應考慮動態因素。幾經反覆，最終確定一美元兌換九十戈比（零點九盧布）。七十年代石油危機中美元失去了昔日的中心地位，幾番貶值，於是今天的匯率是一美元兌換六十二戈比，一西德馬克兌換二十三戈比。沿用了近三十年的官方匯率竟然是這樣制定的。^③

文匯報也說明，蘇聯人民不應持有西方貨幣，也無法使用外幣。外國人在蘇聯除了允許出入的「小白樺」外匯商店和由蘇聯國家旅行社管理的涉外高級飯店外，其他地方要把外幣換成盧布使用。外國人在蘇聯的外幣存款以及蘇聯銀行的旅行支票只能在本人離境時才能取出或兌換成現金。外國人個人存入銀行的自由外幣，非但沒有利息，反而要倒貼手續費。

註^③ 天嘉，「莫斯科如何管理外匯」，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第四版。

所有攜帶出境的外幣都必須有蘇聯外貿銀行開具的攜帶證或入境時填報外幣攜帶數的海關申報單。外國人出境時攜帶價值超過一定數量的蘇聯商品，就要出示盧布來源的證明。如果出境時攜帶的外幣數超過入境時攜帶的，而超出部分又沒有證明，則超出部分一經查出就要被沒收。

正是由於蘇聯人不能使用外幣，而蘇聯對於外匯的管理又如此嚴格，所以那個不合理的匯率才能長久維持。然而，依此匯率評估的生產毛額和人均所得，就不可能真實。

蘇聯於一九九〇年一月九日公佈的官價匯率，一美元二〇・六〇六盧布，特別匯率一美元二六・〇六盧布，二者相差十倍。那麼，一九八八年平均所得八・八五〇美元，應該是依官價匯率折算，改依特別匯率折算，就只有八八五美元，和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差不多。可是要照黑市來說，一美元可買到二〇盧布或更多，蘇聯的人均所得還有多少呢？蘇聯工人一九八九年平均工資約二三〇盧布，按官價匯率折算約為三七〇美元，依特別匯率為三七美元，黑市……？

三、對西方貨幣的匯率

東歐各國的匯率，也和蘇聯是同樣作風，就是儘量把自己貨幣的比值提高。且看它們對西德馬克與對美元的匯率（附表二、三）。

附表二 蘇聯、東歐各國貨幣對西德馬克的匯率（單位：西德馬克）

	買	進	賣	出	公定	匯率
一〇〇東德馬克 (Mark)	九・二五		一二・一二五	一〇〇		
一〇〇波蘭茲羅提 (Zloty)	○・○○		○・○七	※	○・○八七六	
一〇〇羅馬尼亞列伊 (Lei)	○・六〇		二・一〇		一二・六	
一〇〇匈牙利福林 (Forint)	一・四〇		二・九〇		三・一四八	
一〇〇南斯拉夫狄納爾 (Dinar)	○・○〇〇八		○・○一		○・〇〇四三	
一〇〇捷克克朗 (Korund)	三・〇五		四・八〇		一二・四八	
一保加利亞列弗 (Lev)	○・一〇		○・二五		二・一四八九	
一蘇聯盧布 (Rouble)	○・〇四		○・二四	※	二・九四九九	

註：買賣均係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當時西德交通信用銀行的實際匯率。公定匯率係九月底調查數字。※係十月二十五日當時數字。

來源：日本經濟新聞夕刊（東京），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三面。

附表三 社會主義國家官價美元匯率（蘇聯為特別匯率）

	現	在	一九八六年十月
蘇聯（盧布）			
東德（馬克）	六・六二		
波蘭（茲羅提）	一・八四		
匈牙利（福林）	三・六〇〇		
捷克（克朗）	一・九一		
保加利亞（列弗）	五・九一		
羅馬尼亞（列伊）	一・八三		
南斯拉夫（狄納爾）	一・二九		
中共（人民幣、元）	一・八五		
三・七二	四・三五		
三・七二	四・九一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三・七二	一・八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二・〇三		
三・七二	四・七・八		
三・七二	五・七五		
三・七二	一・九九・五九		
三・七二	六・六二		
三・七二	一・八四		
三・七二	三・六〇〇		
三・七二	一・九一		
三・七二	一・八三		
三・七二	一・二九		

只看前面的附表，還是不容易徹底明白。這裏仍藉助香港文匯報一篇特稿來加以解釋。在標題「蘇聯的外匯黑市」的文章裏說，走進蘇聯外貿銀行的營業廳，就會看到官方公布的盧布與西方自由貨幣的兌換率表。當時（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筆者）一盧布大約可以兌換一點六美元或三西德馬克。但這個等式是單向的，不可逆轉的：按上面的比率你用美元和西德馬克隨時可以換盧布，而盧布是不能隨便換成硬通貨的。

文匯報還透露，蘇聯報紙講過一個故事：一九八三年蘇聯一個電影攝製組去西柏林拍電影。組裏一位有人民藝術家頭銜的名導演，要求將一〇〇盧布換成西德馬克，却被蘇聯銀行拒絕。他抗議、爭執，官司一直打到財政部副部長那裏，由於他的名氣和職位，由財政部副部長特別批准，終於將一〇〇盧布按官價匯率換成了西德馬克。到了西柏林一看，他才明白，那裏所有的銀行和兌幣所都可以將盧布自由兌換成西德馬克，不過兌換率可不是一盧布換三馬克，而是一馬克換三盧布。

事實上，盧布存在兩種匯率，一個是蘇聯的官方匯率，另一個是市場匯率。後一種匯率的交易量日趨擴大，即包括西歐金融市場也包括蘇聯國內和盧布貿易區內的黑市匯率（蘇聯官方即訂有貿易匯率、旅行匯率等等—筆者）。

在西歐不少城市，如西柏林、維也納、布魯塞爾等地的金融機構幾乎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的所有貨幣都經營。除盧布外，還有東德馬克、波蘭茲羅提、捷克克朗、匈牙利福林、羅馬尼亞列伊、保加利亞列弗等等。這些貨幣是通過各種渠道，有的是非法渠道帶入西歐的。經營者似乎很有利可圖，看一看兌換率表就知道，買入價和賣出價相差幾倍乃至十幾倍（參看附表二）。當你用一西德馬克可以換到四盧布時，要用近二十盧布才能換到一西德馬克。一九八八年夏，當用一西德馬克換六〇〇茲羅提時，用約二〇、〇〇〇茲羅提才能兌換到一西德馬克。

不少西方旅行者去蘇聯以前，在境外的金融機構換到大量盧布，到蘇聯去盡情花用。用黑市盧布購買蘇聯商品和服務是夠便宜的。問題是一經查出，黑市盧布會被沒收。^④

正是爲此，蘇聯已逐次調整其匯率（見前），東歐各國也紛紛修正其匯率，其情形如下（附表四）：

註④ 天嘉，「蘇聯的外匯黑市」，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三版。

附表四 東歐各國通貨現狀

二六

	通	貨	單	位	對美元匯率(一美元)		買	賣	現金
▽保加利亞									
列弗					官價匯率	○・八〇一〇			
一九七八年一月起採一重匯率					旅行匯率	二・四〇三〇			
克朗									
▽捷克									
八・六%	一九九〇年一月八日對美元貶值	買	賣	商業匯率					
一九九〇年一月八日對美元貶值		一六・八七							
八・九		一六・四四							
福林		買	賣	旅行匯率					
▽匈牙利		四三・八五							
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		三五・八七							
列伊					△波蘭				
一九九〇年二月一日通貨貶值					效羅提				
▽羅馬尼亞					官價匯率				
一九九〇年二月一日通貨貶值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通貨貶值				
福林	賣	六五・三九四三	官價匯率		賣	九、五四七			
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					買	九、四五三			
列伊					現金	九、六九〇			
一九九〇年二月一日通貨貶值						(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			
福林									
來源：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〇年四月三十日，第十四面。									

如此一來，東歐各國的貨幣匯率，就像蘇聯過去一樣的複雜。但它已經接近貨幣的購買力了嗎？能解決現實存在的問題嗎？仍然是一大疑問。

四、匯率與東西德統一

附表五 東西德國力比較

匯率問題也為東西德統一造成一些困擾。

依官方數字，東西德國力的比較如下（附表五）：

東西德協議於一九九〇年七月二日完成貨幣、經濟及社會的統一。可是，兩德貨幣問題就是一個爭點。依照東德官定比價，兩德馬克一比一，但實際東德馬克不及西德馬克十分之

一（參看附表二）。於是—九九〇年三月底，

西德中央銀行建議東西德馬克照一對一原則加以統合，這引起東德人民的反對，因為他們不願意自己比西德同胞矮半截。當然，更重要的是經濟利益，因而堅持一對一的交換比率。

據悉，東德把存款和流通貨幣加在一起，其貨幣供給量為二、〇〇〇億馬克，西德的貨幣供給量是三、八〇〇億馬克，以一對一計吸收東德馬克後，西德馬克驟增五〇%以上，而東德的國民生產毛額不滿西德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說物資與服務的增加不到二〇%，那就會造成通貨膨脹。有些歐洲國家就心，把缺乏效率的東德經濟納入西德經濟體系，又讓東西德馬克等值，那不光會造成西德的通貨膨脹和利率提高，也會波及到整個歐洲的金融市場。雖然也有人持反對意見，但不能不說那是一項有理由的顧慮。

一九九〇年五月初，東德政府透露，它和波昂就東西德間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條約於七月二日生效達成一項廣泛協議。東德境內包括房租在內的工資和歲入都將在一西德馬克對一東德馬克的基礎上，以西德馬克支付。養老金也將在一對一的基礎上轉換成西德馬克，養老金制度將採用西德的制度，這表示東德領取養老金者大多數都將比他們以前領取東德馬克時領得更多的西德馬克。就儲蓄來說，永久住在東德的成人可以一對一的匯率，把銀行和現金儲金換成西德馬克，最高達四、〇〇〇馬克（一、三五〇美元）。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每人最高儲金兌換限額為二、〇〇〇馬克；八十歲以上的人最高限額為六、〇〇〇馬克。超過限量水準者，儲金的兌換匯率為一西德馬克對二東德馬克。（5）

註⑤ 中央日報（臺北），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三日，第七版。

顯而易見的是，東德人會將其銀行存款分散到家族內其他人的名下。這樣也就無法減少東德的貨幣量，仍然存在著膨脹的因素。

五、通貨膨脹問題

綜合各種資料顯示，蘇聯、東歐各國的通貨膨脹率高得驚人。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導，波蘭經濟有兩個致命傷：通貨膨脹和外債。一九八八年波蘭的通貨膨脹率六〇%，一九八九年會升到一〇〇%以上，一九九〇年將會躍升到三〇〇%。^⑥ 實際上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已超過三〇〇%。^⑦ 而波蘭總理馬佐維茨基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在國會報告施政方針時說到經濟危機情況，他說，這樣下去到年底的通貨膨脹率可能到達四〇〇%。^⑧

又，香港文匯報報導，四十年前，南斯拉夫走在共產主義國家的最前列，但是今天南斯拉夫並未走上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經濟仍未擺脫困境，通貨膨脹率一五〇%至二〇〇%之間。^⑨ 日人木戶翁到南斯拉夫旅行，抵埗之日一美元兌換二三、〇〇〇狄納爾，三天後離去時一美元可兌換五張印有狄托像的五、〇〇〇狄納爾票額的鈔票。通貨膨脹率早已達二〇〇%。

誠如香港文匯報所言，自從一九八八年蘇聯放寬公民出國旅遊和探親以及移居國外的限制後，出國人數成倍增加。人們渴望到西方購買國內買不到的東西，民間硬通貨的需要急劇增加。加上蘇聯近年市場供應狀況全面惡化、鈔票濫發，通貨膨脹嚴重，盧布的威信急劇下降。這導致黑市上美元暴漲，外匯的官價匯率和黑市匯率的差距倍增。一九八六年黑市上一美元兌四盧布，一九八七年兌五點五盧布，一九八八年八盧布，一九八九年夏天竟然達到十四至十五盧布（現今更多——筆者）。黑市匯率達到官方匯率（一美元等於零點六二盧布）的廿二倍到廿四倍。

文匯報接著說，同樣的情況也存在於社會主義其他國家。兩種匯率之比在東德是七倍，波蘭是十倍以上，捷克是三至四倍，羅馬尼亞是十倍以上，而經濟處於崩潰的越南是一百四十至二百倍！越南一個政府官員的月薪在黑市上竟然換不到一美元。但在經濟開放程度高，市場供應相對充足的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中共，情況要好一些。南斯拉夫黑市匯率比官方匯率只

^{註⑥}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二日，第十六版。

^{註⑦}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廿七頁。

^{註⑧} 木戶翁，「競爭與公正之間——社會主義的陷阱與展望」，日文世界，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號，二一頁。

^{註⑨} 「南斯拉夫的難題」，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九月廿二日，第十六版。

高百分之五至十，匈牙利只高百分之八十，中共高百分之三十左右。^⑩

文滙報的資料相當保守，一九八九年未東歐劇變後，上述情勢更將加劇。最大問題將是旅行收支的惡化。以匈牙利為例，一九八七年有三億五、〇〇〇萬美元的黑字，一九八九年就成為約四億美元的赤字。於是匈國人民原本每人每年可依官價匯率在國立銀行兌換三〇〇美元，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起就限制每人每年只能是五〇美元了。^⑪

通膨、幣信下跌、黑市匯率上漲，常是如影隨形的。蘇聯、東歐、中共等社會主義政權，都面臨著通貨膨脹，除顯在的通貨膨脹外，還有潛在的通貨膨脹。

純消耗的軍費支出過高，如蘇聯高到竟佔國民生產毛額的四分之一，重工業投資佔國家資金七八%，這自然會壓迫到消費工業的投資。社會主義經濟原本就是匱乏經濟，物品極端不足，消費品生產常常不能達成計畫。依戈巴契夫經濟顧問亞美尼亞經濟學家阿岡貝揚（A. G. Aganbyan）的說法，一九八六年以降，蘇聯的經濟成長率在零左右。^⑫這更使得蘇聯消費品奇缺。另一奇怪現象是，公營企業常作赤字經營，由政府撥款補貼，於是企業即無自律精神，內部缺乏周密的生產管理，為了儲備潛在生產能力，儘量爭取大量資金而呆滯不用。在蘇聯，包括輸入品在內的大量設備、原料、資材，總值四、七〇〇億盧布即佔國民生產毛額半數以上，睡眠在倉庫裏。另一共黨國家特有的現象是，由於物財供給依靠國家指令，因為聯繫不夠、欠缺整合性，所需的資材、原料、設備供應會中途停止，於是到處都是龐大的未完成的工事。二年的工事往往拖上十年，預定的投資要增加五倍，工人工資照支，却無法投入生產。又，在改革聲中，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職工待遇增加，但生產量未能相應增長。以蘇聯為例，一九八九年前半年，薪資上升一二%，勞動生產率上升三%。同年稅後貨幣所得超過計畫為四四〇億盧布，商品及有給服務只增四〇億盧布。總之，投資不能轉化為商品，貨幣即不能回籠。^⑬

一九九〇年蘇聯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抑低為二%，財政預算赤字一、二〇〇億盧布，對國民生產毛額比超過一三%。債務三、二二〇億盧布，對國民生產毛額比三五·七%，而西歐各國的財政赤字只佔國民生產毛額五%前後。^⑭

共黨國家人民收入不高，但由於物資缺乏，買不到東西，就把錢存到銀行裏或私藏起來。現今蘇聯的儲蓄銀行有三、二〇〇億盧布的存款，還有一、〇〇〇億至一、五〇〇億盧布藏在私人的五斗櫃或衣櫥內。^⑮另依照國際前鋒論壇報的報導，

註⑩ 「蘇聯的外滙黑市」，同註⑥。

註⑪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七面。

註⑫ 紐約時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轉自簇原三代平，「社會主義經濟耐得住通貨膨脹嗎？」？日文經濟學人，一九九〇年一月三十日號，二三頁。

註⑬ 森本忠夫，「『重建』的矛盾冒出來了」。日文中央公論，一九九〇年三月號，一八四～一八五頁。

註⑭ 「社會主義經濟耐得住通貨膨脹嗎？」前揭雜誌，二六頁。

註⑮ 「『重建』的矛盾冒出來了」，前揭雜誌，一八三頁。

近日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大陸人民個人戶口儲存了約近一、一〇〇億美元，而估計超過四〇〇億是藏在人民的枕頭下面的。^⑯

這裏雖不能遍舉共黨國家的資料，其實它們都是大同小異的。由於通貨膨脹以及匯率的複雜與不實，使得其基本國力的估計也不真實，今後實行改革，不論是引進市場機制或進入世界經濟體系，其貨幣問題必須先予解決，否則就會成為一大障礙。因此，保加利亞聲稱要將其貨幣匯率貶低到現在的四分之一。對人民購入外幣的限制也要降到目前的二分之一弱，以嚴格限制外匯流出。^⑰蘇聯最高蘇維埃經濟委員會委員長波洛格金（音）則於一九九〇年四月六日會見塔斯社記者時聲稱，一九九一年將是蘇聯市場經濟的元年。他說，爲了實行市場經濟，議會和政府正在制訂草案，不久將由總統委員會討論。轉向市場經濟，最大的難題是價格改革，大部分生產資料、生活資料都要採自由價格。企業生產的製品，可在海外及國內自由販賣。同時他強調，貨幣改革重要的是將盧布對外幣的匯率分階段貶值。^⑱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是必要的，走向市場經濟也是正確的，但它的成功可並不那麼容易。香港文匯報在一篇「世事漫筆」中說，首先是這些國家重振經濟和實現現代化的問題，已有人估計需要幾萬億美元的資金。又說一些東德的經濟學家預測：僅東德的貨幣改革就需要十至十五年的時間去完成。^⑲東德的貨幣改革，可有西德幫忙，其他國家呢？自由國家願意伸出援手，但幾萬億美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何況，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不單是貨幣問題，更不單是錢的問題啊。

註⑯ 轉自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九年五月一日，第六版。

註⑰ 日本經濟新聞夕刊，一九九〇年四月三日。

註⑱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第七面。

註⑲ 杜蒙，「東歐五國任重道遠」，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八日，第十六版。